**圆桌派第一季第11集 不想上班怎么破？**

[圆桌派 第一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66ba2c36920211e6b9bb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6 · 中国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打造的全新“活色生香”聊天真人秀节目，延续不“装”的窦式主持风格，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，立足网络，开启全新的“谈论+互动”节目模式，场景多变，嘉宾流动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陈丹青、刘索拉、徐累**

窦文涛：好，续上香火，续上香火，咱们凑一块不容易，陈老师啊，还有咱们这个徐累老师，索拉老师，我现在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们三个都是事业有成的人，就是为什么呢，你在这儿运气呢你。

刘索拉：没有，我在这儿看着，我看着这香，我在想这香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为什么想起这个啊，因为最近我们就说在网上搞一个调查，就是老想知道说，今天的年轻人，就是也不一定是年轻人了，就是全社会的，我说你们最焦虑的是什么问题、最矛盾的是什么问题，就是说最矛盾的，就是说最困惑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一个就比较集中的，我就发现特别集中的是一个挺逗的一个事，就是说不想工作怎么破？

你知道这事挺有意思吧，我过去我老说这个成功学的，这个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所有的成功学就是说，你要做你爱做的事情，你要追求，你看我当那帮综艺节目、那些选秀节目的评委，每次都安排必须得说一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，就是梦想说你就应该去，做你最爱做的事，那有个学生站起来就说，老师，我就爱睡觉，我什么也不想做，那你是不是鼓励我去睡觉呢，所以我现在发现这事挺有意思，就很多人就是就是说，说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工作，我想呆着，可是我活不下去，我必须得工作，可是工作我不满意，不满意我想辞职，可是辞了职，我怕更挣不着钱，活都活不下去，所以说老师你说，这事我怎么办。

徐累：现在工作成本太大了，比如说你年轻的人，一个月拿了工资，租房，他可能他的工资只能租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坐地铁上班，早上那个乌泱乌泱的人挤着，那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那个，他的那个每天这个上下，上班两个小时的路程的话，这个实在是不幸福，太不幸福了这样子，你说日本人的这个上班，他住在这个东京的边上，他交通很方便，不是有一个人拍照吗，专门拍日本人早上还在睡觉的那些上班族，脸都贴在玻璃上面那种，他实际上也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年轻的人就是这种上班，尤其在这种大城市里面工作，他都事实上生活指数真的是不高，真是不高，所以这个现实的话，我就想真不想上班了，就是这种情绪。

陈丹青：可是还得上。

徐累：还得上啊，这不得养活自己。

窦文涛：陈老师你说，你们都是，你们年轻的时候爱好不但有，而且就感觉极其强烈，我记得丹青老师就是说，他就是说，他说他喜欢画画，平常见一个人，见一个人，你记得你原来跟我说，他就手揣在兜里他就勾这个人的轮廓。

陈丹青：我现在还这样。

窦文涛：天哪，跟特务似的。

陈丹青：不是，这就是生理习惯变成，是这样，就是你刚才那句话，说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，下面一定要跟一句话，就是同时你要付这个代价，那工作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不愿意工作，OK，好，你只要付得起这个代价，你就别工作，其实很简单，但是你说的情况是，真的很真实的一个问题，它里面是什么呢，好处说就是现在选择多了，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，不要说工作，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单位，很简单，有一个单位，我画过骨灰盒，然后我做过文化馆的见习美工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画骨灰盒？

陈丹青：就是可以不下地了，这个村办企业，就是有一个骨灰盒厂，就是农民办的骨灰盒厂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你过来，因为我第二次插队，就是又要分他们的口粮，发现这家伙会画画，我马上就答应了，我画过600多个骨灰盒。

窦文涛：天哪。

徐累：不要去种地了。

陈丹青：二十一二岁的时候，这样你在村里就不用下地了，给你调到大队去，就有一份工了，所以我们当时还不敢想象有一个工作，就是有短期可以不下地，就是最高理想，所以我们当时要求很低，所有人要求都很低，今天选择多了，出国什么，光是工作就有无数种选择，所以人会比，比到后来发现又比不过，最后的话我不想上班了，我不想工作了，所以这是很沮丧的一句话，没出息的一句话。

窦文涛：索拉老师呢？

刘索拉：我呢是，我觉得小孩吧，他有一段松是挺重要的，比如说我想我的70年代，那正好是我父母都被关起来了，就我，就小孩们在一起玩了，就是然后没有，又不上学，那是“文革”嘛，那一段时间呢，对我来说其实挺有好处的，就是真的是没有工作，然后又没有学校可上，你就散着吧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先有一个漫游的状态，然后你再慢慢地想，你是不是要看这个书，看这个画，你是怎么回事，你有一个挺长的时间去想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然后慢慢你，后来我当然也工作了，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么一点点，那个散漫的时间对一个孩子挺重要的。

所以后来我就因为这个呢，我就总是，我不反对小孩上大学的时候呢，他如果休学一年，就是在他快毕业的时候，或者他有一年休学，然后再让他冲刺去毕业，就是这个可能对小孩是好的，因为他有那一年，他可以就完全放松，没有压力，比如说快毕业前一年就是休学一年，就是让他去到处跑，后来我发觉有些孩子，我就帮他们就是说，我鼓励他们休学，还有一些孩子，他们自己家长休学也告诉我，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，小孩就出去玩去了，就是然后呢，他们到处去玩，其实给了他们一个兴趣，他们看到这世界什么样，这样的话他矫正他自己的位置。

因为其实小孩是不知道他要干吗的，谁，只要当然比较有才能的小孩，像丹青这样的人，年轻时候就知道画画，但是大部分小孩，他是其实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直到都大学快毕业了，他还不知道，他那个学得那个可能是家长逼的，是学这个，但是其实包括学音乐的小孩，也不见得学完音乐以后，他真的想干音乐，就是有时候家长逼着从小弹琴，然后他就学音乐了，所以到底他怎么回事，他还要找那个位置，他自己和这个社会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松动对孩子是特别好的，就是所有他对，最后他找了一个关系的时候，他再去工作，或者他再感觉，但是当然就有一个现实的东西，就是说你突然一下，你得养活你自己，这个怎么办，谁都得经历这个。

徐累：你讲的这个是属于，家境可以有保障的那些家庭。

刘索拉：对，当然。

徐累：如果是普通的那种，家里供不起的（刘索拉：对），你叫他晃一年，他怎么办。

窦文涛：我是跟你说，这个你要往深里说，人有没有一种精神状态，或者说人生状态的问题，你知道这个前几年吧，2012还是2013年，我觉得有一个湖北十堰的这么一个年轻人，大学毕业生，然后在学校呢，当了几年老师，大概是觉得这个工作不是自己特别愉快的，他们家在农村就回村了，回村里你知道吗，他就是什么都不想做，从来不下地劳动也不挣钱，到最后发展到吃怎么办呢，就是偷邻居家的这个菜叶子吃，就吃，然后就是村里人都知道，整天这个头发就披到这儿，然后他老师说好久没见他，在窗户叫一声，就给他根烟，就伸出个鸡爪子，那个手拿着抽烟，最后多少天没见着，饿死了。

就是一个人，我觉得这算是一奇葩吗？你能理解吗，就是他就是什么也不想做，甚至懒得去谋生，甚至于可以，他是个有理智的人，当过老师，他怎么就最后活活就，把自己饿死了最后。

刘索拉：我觉得他可能有抑郁症了，就是心情特别不好，特别不高兴。

窦文涛：这个，你比如说你刚才你讲日本，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字就叫宅嘛，就是日本有一个电视剧就表现这个情况，就是日本100多万就叫什么宅男、宅一族，就是他一直就在屋里呆着，前一阵不是爆出来一个，就全球好像都瞩目的一个，27年这个人，这个一个（陈丹青：没有出过门），没有出过门，甚至没有电脑，后来他是在全球网友的建议下，说你可以有一个电脑，他才有了一个电脑，就不出门，就日本有个电视连续剧就表现这个情况，虽然是电视剧，但实际是真的，就是说这个有真实原型的，你想多少年父母就没见过这孩子，就是把饭拿进去，跟坐牢似的，不跟父母见面的，你可以看看这一个。

徐累：这肯定他不是一个老大，他是老二、老三。

（观看《卖房子的女人》片段。）

徐累：这人病态了。

刘索拉：他是比较极端的，但是宅这件事我能理解，但是当然他做的特极端，他过去肯定是受了伤害了。

陈丹青：我相信他这是返祖现象，人类一开始就是穴居动物，我们穴居动物，动物的历史大概长过人类文明时期，就在洞里面，然后当时没有工作这一说，活下去就行了，工作是文明以后的事情（窦文涛:对）,人类总有一些本能,很远很远的本能，在有些人那儿就冒出来，他真的可以不出去。

刘索拉：但是穴居的时候好像也出去晒太阳，我也想到这个（窦文涛：他不晒太阳），他出去晒太阳。

董文涛：对，怎么连太阳都不晒？

陈丹青：没有工作，没有社会，没有今天的一切。

刘索拉：但他至少会去晒太阳。

陈丹青：但他本来就穴居，因为穴居还有一部分是避免伤害，外面动物要吃掉你或者怎么样，所以人类是很聪明的动物，就穴居，现在老鼠什么还有很多，还是穴居动物，我相信人身上一直残留的一些，完全没有洗干净的一些很远的积习。

刘索拉：老鼠会出来的。

董文涛：对，你比如说，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文道聊天，他就讲，当然这两个概念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你那天讲川普当选，是因为选民当中他有一个沉默的多数，就是很多人他也许，你调查他，他也不会说话，但是他投票的时候就表示出。

陈丹青：没人调查他（窦文涛：对），根本没人在乎他，这个群体非常大。

窦文涛：可是呢就还有一种情况，你比如说班里爱发言的、爱提问题的，似乎是有爱好、有冲动的，这些会比较引起注意，你比如说有一次文道就跟我讲，他经常去大学讲座，那他讲完了，非常希望同学提问题，也有，可是他会发现很多经常，很多就是茫然（陈丹青：对），就这样张着嘴，那么就是我其实挺理解，就是我们家过去周围都有这样的孩子，就是世界有没有没爱好的人（陈丹青：有），就是这样晃来晃去，就所谓你叫迷茫，可是对他来说只是个活着吧，没有特别的野心，也不想特别干什么。

刘索拉：有，很多。

陈丹青：有，很多，这差不多是一个哲学的问题，就是人的价值被我们说出来的，我们赋予人各种价值，不得了的样子，其实最简单，很多人没有要生出来，你又没有问过他，你要不要做人（窦文涛：对），他就生出来了（窦文涛：你没征求他同意），生出来以后他发现，所有这一切我不要，可是我已经活着了，我还得活下去（窦文涛：整个表现出违反个人意愿的样子，是吧），我离死还有很久，那叫我怎么工作，我别，我不要，就是这样，但我不知道你说那些人是不是这样。

窦文涛：是，我就在揣测，当然你看您讲这哲学这深了，就是说那你要，通常就咱说这种孩子，太没出息到底了吧，可是你知道这个，古希腊哲学里有一派叫犬儒，这个犬儒，我忘了那个叫迪莫什么尼（第欧根尼），就那哥们儿，他就说我啊，就是不要任何物质的享受，我就像狗一样在街上呆着，我什么都不干，然后长年不是就在一个木桶里待着，后来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来了，就说我是亚历山大大帝，你说你有什么需要，他说闪开，你挡了我的阳光，他在晒太阳，他就是老头晒太阳。

刘索拉：至少还晒太阳。

窦文涛：挡了阳光，你说这种。

陈丹青：牛逼，这是很早就把这个问题扔出来了，对啊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你说的很对，这实际是一个人能不能这样活着。

刘索拉：其实我想很小的小孩，很多孩子是有这种感觉的（陈丹青：是是是），是什么都不想的，我小时候就是觉得，好像我钻在桌子底下，就可以一辈子钻在那儿，我有这种感觉。

窦文涛：这是穴居本能

刘索拉：我觉得这小孩会有这个感觉。

陈丹青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不要说工作，长大都是一个痛苦的事情，不得不接受的事情，对很多很多人来说，他没办法。

窦文涛：那么你看为什么我自己感觉，就是我是60后，我小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盼着长大，就是希望早点长大，像大人一样可以抽烟、可以干吗、干很多事情，你今天问很多这个年轻人，他不想长大（陈丹青：对），那我说是因为你现在过的日子好吗？是很幸福吗？害怕，就是他不想长大。

刘索拉：有责任感，长大以后，可能是。

窦文涛：那咱们小时候怎么没想这些呢？

刘索拉：我觉得可能，每个人的个例都不一样，每个人而且你被逼着，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一代就是说，那责任感是被逼着你，就你想想“文革”，你就得逼着你有一种选择，然后“文革”完了以后，你再上大学什么的，就各种各样的，80年代什么之类的中国，就是各种各样的，再加上家长给你压力。

陈丹青：在生存压力和选择降到最低的时候，人有求生和求好、求向上的动力，生活大致都好，挨饿什么、保暖都不是问题的时候，人很多这个问题就会出来。

刘索拉：对，我觉得可能在西方。

陈丹青：我不要活，不要像大家那样活，烦死了。

刘索拉：我觉得在西方，好像这样的情况挺多的。

陈丹青：早就有了。

刘索拉：对，小孩不想干什么（窦文涛：是吗？），很多小孩是大学特别好的，比方说剑桥毕业以后，不想做什么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，那你要说作为他这个父母，会不会觉得就忧心如焚呢？

陈丹青：当然当然，我好奇就是你这个问题是调查出来的吗？（窦文涛：对啊），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现在。

窦文涛：就不想工作怎么办？当然，他还到不了这个什么狄摩西尼（第欧根尼），还到不了这种程度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是，似乎是感觉到，咱们老说你要立下大志，你要有个目标，那没目标行不行？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目标。

那么好，我知道我得活着吧，我活着我得干这个工作吧，干这个工作呢，我也不喜欢，那我只不过是为了拿这个工资对吧，那你说他就是这么一种状态，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种，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就是说，他拿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比，但我觉得比的太简单了，他比如说，他说这个西方社会呢，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平面的，这个民主社会是平面的社会呢，平面社会呢，就每个人追求就是超过自己，就是激发自我潜能，所以你看西方甚至那个冒险家，就是都死了，但是我要突破极限、追求自己；

他说这个东方呢，你是个等级社会，等级社会呢，你希望的就是上等级、或者说某一种意义上讲就是比别人强（徐累：人上人嘛），人上人，就要做人上人，就是说我的目的是比别人强，但是当你目的比别人，要是这个目的的时候（刘索拉：就累了），累了（刘索拉：太累了），累了，再一个可能有招的，能靠爹的那就走捷径对吧？因为我只要比你强就行了对吧？

徐累：现在基本上我觉得，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就业和工作的那种，跟过去不太一样，过去的话还是蛮公平的，比如说有一些农村的小地方的孩子，他后来进到这个国家的机关什么？现在我觉得这机会已经很少了，基本上就拼爹的社会，同样的选择，他两个都差不多，那有一个有关系的话，这个就提出来了。

陈丹青：徐磊说的很体谅，就是你刚才说工作成本的问题，种种，还有工作回报，你想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，多高的学历，他立刻明白，就是再过50年我都买不了一个公寓，以我这样的工薪下去，但你说的那个是非常彻底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喜欢，我什么都不想做，这是更极端的一个人群，我不知道有多少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我看其实更多数的人还是他为什么焦虑呢，焦虑就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不是个事，或者说我将来怎么办，或者说我的老了怎么办？我这么活着，那么这个其实还是没钱嘛，对，调查最多的就是，你最大的焦虑是什么？缺钱，那这事你说该怎么解呢？

陈丹青：对，你很难说是社会问题，还是比方心理问题，因为他没希望。

窦文涛：你那个时候有希望吗？

陈丹青：我那个时候，一个是绝望，因为不知道“文革”什么时候结束，然后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个村子，一方面是绝望，但另一方面又觉得，好像我们那会儿，很鼓励个人奋斗，好像你只要努力，总有一天会出头。

刘索拉：我在农村待了一年以后，我觉得我就在这儿挺好的（众人：哈哈哈哈），真的，我是属于这种，我待了一年以后，我就记得有一天，走到田埂上走，然后看着那些蓝天、看见那些庄稼，我已经会种了嘛，我就想着我就可以一辈子在这待着，我也挺高兴的。

陈丹青：我们有一度接受这个命运，就是我真的会在这个村子呆下去，在这儿结婚，在这儿生孩子，做农民。

徐累：现在已经有人现在重新回到农村去了，在城市的竞争当中，原来做广告广告公司的，做的还职位也蛮高的，他觉得这个得忧郁症，工作压力特别大，因为指标要完成，他身体也不好，然后脾气也不好，然后到农村去，租一块农民的地、种地，然后每个星期往城里面这些，有微信嘛，就送菜、环保的这些菜，他就身体也好，人也开心，他做了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

众人：对。

刘索拉：对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就没有功利的这个负担，这是最好的。

徐累：他也能有营收，他也有营收，对。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我上次就觉得，这个老一辈肯定就喜欢对年轻人说这种话，就是我在香港老打的，我了解社会情况主要靠的士司机嘛，后来我发现香港这个老的士司机就骂，就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，就是在香港，比如说上街闹事的年轻人，他说的倒不是什么政治，他说现在就这帮孩子，他说我们香港那个时候，他说我们，他说我是每天等在那个面包店，当天卖剩下不要的面包，我是吃那个，他说我都很快乐，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干，就个人奋斗对吧，我都没有读过书。

他说现在我这个孩子，一点苦都吃不了，你大学毕业，说你上街，说你反政府，你反什么？你连个工作你都不肯做对吧，然后你说那是社会的原因，那是政府的原因，所以我要上街，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香港一个老的士司机，他会这么看，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，他说一点苦都不能吃，就稍微碰点儿挫折就不干了，就太娇气了，然后呢就把这个怨气、或者是不满意，很容易被煽动起来，就是导向这种政治、或者是什么？

陈丹青：还有一个问题，这是非常要审慎的去说的，就是和平年代太久了，除了局部战争，中国世界历史从来没有，这么久的和平年代和繁荣的年代，二战以后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，只要是和平年代这个问题就会出现。

刘索拉：不，但是我觉得和平是好事。

陈丹青：是，但是人类就是瞎折腾，就是一旦好了，他这毛病就上来了，有什么意思？

刘索拉：但是我就想，我在想西方的，就是欧洲很多高级的哲学理论，其实就是在这样，因为大家厌倦的一种状态中，可能很多有一些想法就出来了，那些想法就和前边人就不一样，比如说浪漫主义之后的很多想法，其实就是欧洲人厌倦了，才出现了各种存在主义，各种主义，是和前面所谓的特别激进的那些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我想可能。

陈丹青：跟战争很有关系，战争很有关系。

刘索拉:是，但是我就在想，这个长期的和平和长期的厌倦也不见得，当然就有很多细节，就是很多得有社会工作者和老师们，去关心孩子的这种厌倦，还有心理学的教育，但是在这个之后，如果一旦孩子觉醒了，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想法是我们想不到的，就是在这些厌倦过的一代里，因为你厌倦，我们这一代的厌倦不算真的厌倦，太激进了，就是他做的很多事情，真的在厌倦的一代中，如果真的产生想法，他的想法肯定是跟我们不一样，而且可能会很有意思，如果他真的醒过来以后，从厌倦中醒过来。

窦文涛：你要说这种，这个欧洲的这个，我又想起一个人，就是说这事该怎么看，就是说杜尚对吗？杜尚就是很有名的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可能原本他可以做很多作品对吧，但是似乎呢，他这个人一辈子主要是在下国际象棋，每天下国际象棋，这有人把他当成是，简直是有点儿中国的禅宗，就是说这个，他就是什么都不干，不是必须要干什么，甚至我一个作品，可能我今天高兴了，我就弄一下，两年之后想起来再弄一下，那么你说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？是有人养他，还是。

陈丹青：他只要很少的钱就可以活，他说我重视呼吸胜于生活，也就是活得就很好，然后他那个采访最后问他，你一生怎么讲你自己，他说我非常满意，没有任何要抱怨，他没有发过财，没有房产、没有子女，那是另一种，这跟你说的那个群体不一样，就有意思就很潇洒了，就是有点钱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成不成无所谓，就很超脱所谓，那有啊，有一代知识精英，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养点儿鱼，喝点儿茶，与世无争，但这是另一个群体，跟你说的那个。

窦文涛：可我说的，对，我说的这个群体，你说他这种焦虑，有办法解决吗？

陈丹青：不，你很难分清这些，第一人数有多少，第二这里面哪些人是真的什么都不想做，就像刚才电影里那个一样，他只要把岁月熬过去，我就在这个洞里呆着，这是一种人；还有一种人，他可能这个讯息不是很准确的，就是他背后，其实他想要更好的生活，但是他根本做不到，眼前就是要不要工作，所以他说我不要，但其实他没想好这个事。

徐累：这种人就是情绪嘛，就是情绪使得，他们第二天他照样去上班去了。

刘索拉：年轻人吧。

窦文涛：你就是想，你就是想，你说很少的钱就能过，你觉得这是贵国的情况吗？

徐累：其实你看的那个有一些，在北京，其实你住的最低水准的生活，其实花的钱并不多，买菜什么这个能活下来的钱，其实并没有什么，我们想，但是你生活要求要高，对吧，你有很多，你天天要滴滴打车，什么样这样的去，它肯定会有些生活成本会上来，距离又这么大，北京又这么大，所以就是基本上年轻人的生活，看他你要什么东西了，而且年轻人里面呢，就是也分成就是说，就像他们做过实验的，就像蚂蚁，你把蚂蚁放在一起，你就会分成勤快的蚂蚁和不勤快的蚂蚁，然后把不勤快的蚂蚁再分，它里面又分成，不勤快的和勤快的，永远可以分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量级的不同，就是说你刚才看电视里面放的那个东西就是说，就是特别就是过度的那一种，他其实有一种是厌倦，厌倦的这种情绪，但是他第二天仍然还是该怎么着怎么着吧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，反正跟这个问题，我就很有共鸣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。

徐累：我们都是，我也不想工作。

刘索拉：你就是厌倦中醒过来的吧，你就是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就是别人可能觉得我还很认真工作，但其实我觉得，你像我很佩服你们，我觉得你们觉得音乐是生命对吧？这个绘画是什么？可是我骨子里就是个生活艰难，就是你比如说对我来说，我喜不喜欢做节目，如果我是个遗产继承人，我就不做了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因为这个认为我讨厌工作，我也不是讨厌，我只是本能性的要认真干活，因为认真干活才能有钱，有钱我是为了闲散，懒懒散散过一生。

陈丹青：这个又要区分一下，就是我不想工作和我不想上班是两个概念，我非常厌恶上班，但是我很热爱工作，所谓工作就是我自己那点事儿，我跟个虫子一样，起来以后就进入工作，一直工作到睡觉，但是我不想上班。

刘索拉：但就现在的孩子就是，因为你是幸运的，你是可以这样，但有一些孩子他没有这种一技之长，他就得上班，所以他就不愿意上班，

陈丹青：所以我相信大部分厌倦上班，不是厌倦工作，如果给他个工作，哪怕是所谓很低很低层次的工作，他就有一点儿事做，然后能活下去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觉得就是说，这里面有一种，有时候贫乏呀自有它贫乏带来的一些个好处。

陈丹青：简单贫乏。

窦文涛：你比方说你像你们年轻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极其贫乏的年代（陈丹青：极其贫乏），所以一本书能够看三遍、看五遍，丹青老师就看一《战争与和平》，看五六遍，因为没有电视、没有游戏、没有一切的这个娱乐，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，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好事太多了。

陈丹青：选择太多了。

窦文涛：玩游戏多好玩，玩iPad，那么多的综艺节目、娱乐节目，简直是，就是你明白吗？这个时间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去消磨掉，他所以留给，你像你就在我们看，就叫苦工了，那好家伙喜欢写东西，所有的时间你从写作里得到快乐，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能。

刘索拉：所以就是，对不起我打断你（窦文涛：我讲完了，讲完了），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厌倦一代，当然我说这个话，又不是一个普及的，就是在这一个厌倦的这一代里头，它产生了一种美学，这种美学可能也挺重要的，就比如说因为我接触我们的年轻的音乐家，就是因为他们，越知识越多的，看信息越多的就越厌倦，就刚开始你会觉得他麻木，他没那么多热情，他没有像我们似的对音乐有那么多热情，因为他见的音乐太多了，太容易接触音乐了，他什么都听过，但所以呢你会觉得，你怎么对音乐这么厌倦啊、这么没感觉啊，其实不是，他一旦醒过来以后，他处理的那个感觉，他可能有一种感觉是你没有的。

这是因为他是见多了，所以他有一种酷的东西，所以为什么在美国，我就记得原来最早，我学蓝调的时候，就叫蓝调就是叫蓝调，后来出现了一种叫后蓝调、酷蓝调、那个冷蓝调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这个不是那蓝调，我没那么多感情，但是我也是蓝调，就是不是那个非得要哭要爱，没有，没这个东西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还有一个网友提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就说你说，是不是这个人都有天职、或者人都有天赋的使命，这叫中国话讲，就是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他就说比如说，是不是文涛你注定就是要当主持人对吧，这个陈丹青老师注定你就要当画家，因为天给了你这个东西，甚至你自己都无法违反他，你必定就是要去弄这个，那反过来就讲，是不是我没有什么天职，就是上帝给了我什么，我注定要去做什么吗？

陈丹青：这个就是徐累刚才说的这个蚂蚁分出这一类里面，还分很多种，还分很多种，我倒是听说另一种情况，好几个年轻人告诉我，就是现在很多大学毕业很优秀的学生，帅哥一个，这个绝对前程无限，一毕业就去当和尚，立刻去当和尚，立刻去当尼姑，义无反顾，劝都劝不出来。

窦文涛：那这是。

陈丹青：但这个就返回一个更古老的传统，从来如此，唐宋元明清，从来有这样的人，只是被中断了一段时间，大概几十年的样子，这条路没了，一旦有了这条路，人群里面就会有，而且通常是很优秀的人，弘一法师是最近的，同时又离我们最远的一个例子，你上溯到古代，这有的是这样的例子。

窦文涛：我看现在的很多这个问题，是跟就是刚才徐累讲的这个有关系，就比如说我在上海，但是我来的二三线城市，可是我觉得在上海有点过不下去了，但是我回我的家乡，家乡已经凋零不在了，就处在这么一种进退两难的一种状态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咱们说的这个等级社会，很多人就问问题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我如何突破阶级局限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如何能上位，就我如何能上到，难道我一辈子是个送外卖的吗？难道我，对吧，我怎么能够融入上一层的这个社会呢？这就是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凭什么我就。

陈丹青：彼可取而代之。

窦文涛：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我难道一辈子就得干这个零碎杂碎吗？就是他有这种心态，同时他会觉得，你们谁能给我出个主意，我如何能够再上到上一个阶层去，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就是，刚才咱们讲一个贫乏，还有一个是有知，就是今天这个互联网已经把所有圈子、或者是阶层的生活方式，平等地就展现出来，电视剧你都看到了，他是那样开跑车才叫过得好，怎么叫才叫拉风？

陈丹青：它供应生活方式。

窦文涛：供应生活方式，你这个讲得好。

陈丹青：它对各种人许诺，你可以过这种生活，还可以过这种生活，然后你说的那种人，他可能整个看下来，他觉得他根本过不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支付不起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一辈子要满足于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是一个比你们不如的人。

陈丹青：所有广告都在吹牛，就是你只要加入我们花钱，你会过上这种生活，扯淡，真的是扯淡。

刘索拉：那个就是广告，

陈丹青：这是商业社会，但是很多人会被它支配，广告有作用的，绝对有作用，要不然怎么会从资本主义，这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问题，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它假定人必须卷入一个机器，不断的工作工作，然后有财富、有价值、有前途，所以为什么会有嬉皮士，为什么会有各个垮掉的一代。

窦文涛：美国60年代。

陈丹青：包括更早的在19世纪也有，就是反工业化，就是他忽然发现这人，所有人会被卷入这个价值，这个转动，很多人就会，就敏感的人会跳起来，或者特别麻木的人，我不要进入这个系统，那有些就卷走了，没了就。

徐累：所以很多的年轻的人，他就做互联网的这个生意嘛，生存方式嘛，他这里面可以挣到钱，开淘宝店，我开很小的淘宝店（窦文涛：是），淘宝店上什么都有。

陈丹青：这个就是回避上班的办法（徐累：对），但是工作，绝对是工作。

徐累：还有他说首先我设计了一种，我的将来的一个公司的模式，就是在互联网上可以完成的，对吧，我销售酒，或者我销售什么东西，他已经设计好这样的，我就不要去上班去了，我不要受人管制了，我就是我，给我自己做主的。

陈丹青：真正可怜就是富士康那些上班族，不是工作的人，对，绝望，太绝望了，我完全能够理解，我看了一个上班族写的诗，然后他自己也跳楼死了，他写得真好，写得真好，但是好像27岁就跳楼死了，我一下忘了他的名字，不是工作让他绝望，是上班让他绝望，他根本看不到前途，而那个年龄正好是特别想要做出一个决定性的选择，最后他不干了。

窦文涛：比如你为什么不跟他说，你自己开个网店去，你互联网创业去，这也是个神话，对大多数人来说。

陈丹青：大多数来自农村的人，失去土地的人，没有教育背景，没有爹妈支持的人，他的选择其实真的很少，所以真正的悲剧是，现在一个假象是什么选择都在，而另一个逼到你面前的问题，就是你没有多少选择，我认识这样的年轻人，80后90后来自农村，他也想画画，你们什么有意思的事，他都可以在网上看到，但是他发现没他的份，或者他要走进这个太难了，我完全理解，因为我曾经是那样，知青就是这样，你在一个村里，然后无线电听到北京怎么样、上海怎么样，我觉得我不可能的，我第一个回答就是这样，离我太远了，但他现在反而觉得你有可能，那你就挣扎。

窦文涛：那你那个时候有挫折感吗？

陈丹青：当然有挫折感，我现在感谢这个挫折感来得太早，就是对我来得早是好事情，就是我会奋斗嘛，然后你要摆脱这个情况嘛，这又变成一个动力，可是现在你怎么摆脱，我很同情今天的年轻人，就是边缘的、穷苦地带来的，其实不太有资源让他奋斗的这么一群人，非常非常多，但正当年华，他看不到前途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个问题，这个不想工作怎么破，我觉得可以有一个。

刘索拉：我觉得是个社会问题，就是社会的网络，我们得应该，就是在这儿说也不见得能有用，就是它是一个，比如说在各社区都应该，让你每一个小县城、后者小地方，每一个社区就像你说的，那个年轻人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帮助，就是得到了一个就是在欧洲是这样的反正，因为我这人其实就没野心，我就特别喜欢小地儿，要不然我说我上农村，我就觉得在农村待了，因为小地儿如果就是说，我就再比方说，欧洲小农村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教堂演唱，我觉得特别美，但是很多音乐家，他们在伦敦不想住了，因为太贵了，他们就搬到农村，然后他们就也不去伦敦演出了，他们就在当地的那个教堂里，每个星期去演出，然后在家里养牛，就是那些音乐家，因为那个社区就已经很好了，他就觉得他不需要非得在伦敦去混，还要租房子那么贵。

窦文涛：咱们那个小地儿都老弱病残了。

刘索拉：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小。

窦文涛：就破败凋零了。

刘索拉：对。

窦文涛：现在你说另一种矛盾，就是说中国最好的地儿，为什么北上广的房价永远不会跌，最好的地儿也就是北上广，就是说这些中心的大城市，因为一切的资源就往这儿集中，你有时候你要回到什么乡下，他回都回不去了，他的问题是。

陈丹青：所以我在乌镇就亲眼看到这个情况，就是游客每年增加，而且绝大部分是年轻人，我就很奇怪，他们肯定是有公寓住的人，他是有钱到处旅游，新疆、云南都有，东北，都到乌镇来，就是其实在目所能及的地方，一个前现代的景观已经消失了，在中国绝大部分城镇，所以他忽然发现，从前的人是这么生活的， 他愿意过一两天虚拟的，就是前现代生活。

徐累：在乌镇那儿应该有些年轻人开客栈吧。

陈丹青：太多了。

徐累：对，像大理都是这样。

陈丹青：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，就是他们是。

徐累：他们也是不工作的人，不想工作的人（陈丹青：对），我做一个客栈，我既生活了。

陈丹青：有有，太多这样的人。

刘索拉：这不叫不工作，这叫工作，就是你自己找你喜欢的事情嘛。

陈丹青：就是他居然想到这么一个被抛弃的一种景观，当然弄的很好，其实已经过时的，背历史淘汰的景观里面，过一两天虚拟的前现代生活，拍点照，要不然他来干吗，全是年轻人，越来越大的年轻人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明白了，就是说这个可能还是社会问题。

陈丹青：还有文明问题。

窦文涛：文明，就是本来每个人都有他该待的地方，但是我们靠着一种简单的粗暴的逻辑，把所有人成功都挤到一个地方。

刘索拉：非得上北京来。

窦文涛：一个标准。

陈丹青：然后灌输一个价值观。

窦文涛:一种生活方式。

陈丹青：一种生活方式。

窦文涛：就把大家恨不得彻底逼疯，对吗？真是，所以到这儿，你不想工作怎么破，不想工作现在太奢侈了。

好，到点儿。